



贈送

767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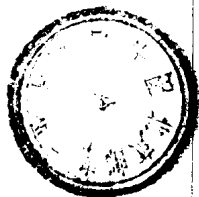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七輯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冊

宜基 贈書
景石 石漢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21113001124482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七輯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下冊)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21113001124512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二種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弁言

省立臺北圖書館藏有「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計「卷首」五卷、「紀略」六十五卷，共七十卷，分裝三十六冊，是清乾隆皇帝欽定對當年林爽文革命鎮壓經過的詳細紀錄。經整理標點，並加列目錄，作為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二種。我們讀「卷首」的「御製詩」「平定臺灣聯句」，就可充份看出這位「十全老人」「躊躇滿志」的情景。關於本書的內容，我們不想有何介紹。但有一點，原來的「諸羅」，因在林爽文革命時「守城有功」，乾隆改為「嘉義」；日本人沿用舊名，自有可說；臺灣光復已十餘年，未聞有人倡議易稱，豈真「事不關己」？我在這裏，僅僅提出這樣的一個小問題。其實，這一問題並不算小，要是當年柴大紀堅守諸羅足以「嘉義」，則林爽文自然屬於「匪類」了；這正是乾隆皇帝的看法。不過，我們如果也承襲這一意識，認林爽文的革命行動是「犯上作亂」，則對後來的辛亥革命又將有何辭說？這些地方，不弄清楚，我們的思想會永遠是混沌的。講到這裏，對於乾隆皇帝對付柴大紀的前後經過有點感想，附帶一提。先是，他看到柴大紀堅守諸羅，不惜一再嘉獎，賞東西、賜爵位，溫語存問，無所不至；而柴大紀也裝成一副忠臣孽子、願為皇上捐軀的樣子。最可笑的，乾隆叫他在必要的時候，不妨放棄諸羅，他却表示要死守到底。而其實呢？他是龜縮在諸羅，不敢出來作戰。後

來，乾隆知道柴大紀在臺灣作惡多端，正是激變的禍首，他就「掉轉頭來」，置之死地，毫不留情；可愛之處，是他承認了自己的『任人債事』，而且『愧難怡』（他又說：『貪官劣將致債事，事著方知愧亦真』。他又說：『債賴方悉誠吾過，伏鎮奚辭信彼堪』）。舊時的專制皇帝，在本質上，是最自私、最殘酷的，同時也是最容易受欺騙的；精明如乾隆，亦所不免。但他畢竟有為一般皇帝所不及的地方，他肯反省，他肯認錯。有清一代，乾隆的承平時期，這恐怕也是一個造因。

省立臺北圖書館還藏有「乾隆平定臺灣得勝圖」銅版十二張（原圖高五十四公分，寬八十九公分），頗為難得。我們特製版列於書首（圖的次序，據「彰化縣志」首卷「列聖諭旨詩文」所載乾隆御筆題詩為準），並將圖上題詩用鉛字排在旁邊，以利閱覽。這使本書生色不少。（周憲文）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目錄

卷首	御製詩、御製文、御製贊	(一)
卷一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至五十二年正月初三日	(一〇)
卷二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七日至十四日	(二三)
卷三	正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	(二七)
卷四	正月二十七日至二月初五日	(四二)
卷五	二月初六日至十一日	(五五)
卷六	二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六七)
卷七	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	(七七)
卷八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	(八七)
卷九	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初八日	(九九)
卷十	三月十一日至十六日	(二三)
卷十一	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三五)
卷十二	四月初一日至初四日	(三七)
卷十三	四月初五日至十二日	(五一)

卷十四	四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	(二六三)
卷十五	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初一日	(二七五)
卷十六	五月初三日至初十日	(二八九)
卷十七	五月十一日至十六日	(三〇七)
卷十八	五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	(三二七)
卷十九	五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	(三三九)
卷二十	六月初三日至十八日	(三五九)
卷二十一	六月十九日	(三五三)
卷二十二	六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	(三五五)
卷二十三	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四日	(三七七)
卷二十四	七月初五日至七月十二日	(三九三)
卷二十五	七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四〇七)
卷二十六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	(四二二)
卷二十七	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	(四三五)
卷二十八	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初一日	(四四九)
卷二十九	八月初二日至初八日	(四六三)

卷三十	八月初九日至十二日	(四九)
卷三十一	八月十五日至二十日	(四九五)
卷三十二	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	(五〇九)
卷三十三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五一)
卷三十四	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初四日	(五五)
卷三十五	九月初五日至初七日	(五五)
卷三十六	九月初七日至十二日	(五九)
卷三十七	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	(五九七)
卷三十八	九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	(六〇三)
卷三十九	十月初三日至初七日	(六七)
卷四十	十月初八日至二十三日	(六三)
卷四十一	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六四)
卷四十二	十一月初一日至初二日	(六一)
卷四十三	十一月初三日至初六日	(六九)
卷四十四	十一月初八日至十一日	(六九七)
卷四十五	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	(七三)

卷四十六	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	(七二)
卷四十七	十二月初四日至十五日	(七三)
卷四十八	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	(七四)
卷四十九	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七五)
卷五十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四日至十一日	(八〇)
卷五十一	正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	(八一)
卷五十二	正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	(八二)
卷五十三	二月初一日至初四日	(八三)
卷五十四	二月初五日至十一日	(八四)
卷五十五	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	(八五)
卷五十六	三月初一日至十七日	(八六)
卷五十七	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	(八七)
卷五十八	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十四日	(八八)
卷五十九	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初四日	(八九)
卷六十	五月十六日	(九〇)
卷六十一	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九一)

卷六十二	六月初三日至初六日·····	(九八七)
卷六十三	六月初六日·····	(一〇〇三)
卷六十四	六月初八日至九月二十六日·····	(一〇一七)
卷六十五	十月十二日至十二月初八日·····	(一〇三二)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首

御製詩（一）

命免臺灣府本歲正供，詩以誌事（本歲，蓋歲在丁未）

無端孽種聚苻萑，劫掠村莊害及官（福建臺灣逆匪林爽文等，創立天地會名目；煽誘匪徒，謀爲不軌，劫掠村莊。及知府孫景燧、知縣俞峻等往捕，轉被戕害。當此光天化日之下，聚衆猖獗，不法已極；不可不大加懲創，以靖海疆）。不得已而用兵勦，莫非勤以俾民安。因思亂後閭閻困，合令當前賦稅寬（據總督常青、提臣黃仕簡、任承恩等先後奏報，連次用礮擊殺逆匪甚衆；並有義民、鄉勇數千隨同勦殺，甚屬可嘉！除俟事竣後，自當從優分別賞賚。因念臺灣良善百姓，當此逆匪肆虐之際，驚懼逃避，不免受其荼毒，深堪憫惻！因馳降諭旨，令將臺灣一府四屬今歲錢糧，概免征輸，以示軫念良民至意）。德化未臻寧斬澤，一爲南望一心寒！

廻蹕至圓明園作

夜半濃雲佈，晨凌細雨霏；無何妬風作，遂覺亂鹿飛。徒復成虛望，惟慚救萬幾！

待郵兼待澤（臺灣逆匪等因黃仕簡、任承恩互相觀望，以致首犯林爽文至今未獲；已飭常青到彼督辦。佇盼馳奏，以慰懸念！又連日雨意頗濃而每爲風散，盼望成虛，亦爲之不愜），秋度往和歸。

福建巡撫徐嗣曾奏春雨田功情形，詩以誌慰

臺灣有事討奸民（臺灣逆匪林爽文等滋事不法，屢經官兵斬獲，而首惡尙未就擒。前因黃仕簡、任承恩觀望誤事，令常青到彼相機督辦。日來盼望馳報，以慰廛念），未免發兵近自閩。軍餉寧亂供內地，田功最要利三春。晴資麥壠卜登圃，雨足稻塍起鰲。昨（據徐嗣曾奏：閩省去冬雨水調勻，麥苗滋長。開歲以來，據通省各屬稟報，自正月初四、五、六及十八、九、二十暨二十七、八等日，屢得春雨，到處普霑，二麥倍加暢發，園蔬雜種無不茂盛。現值東作方興，更得及時翻犁播種，閩閩安堵，民情懽慶等語）。佇待飛章報擒逆，閩閩安堵樂熙淳！

三月二十九日遣悶雜言

九十春光減兩日（今春正月、三月，俱小建），侵尋速至三月盡。明當首夏從頭數，韶冶去付東流允！歲除前日雪優霑，華滋景物殊常婉。孟春猶稚仲春麗，御園花事爭

妍緊。我已略厝望雨心，肯以賞花間（去聲）民隱。季春上中下之澣，日甚一日旱象引。昨看弄田麥苗綠，及時嘉霽豐猶準。十日不雨恐無之，難言大田已播畛（御園內所種之麥田，青翠可愛。若十日內得有透雨，尚可冀豐收。至瀕河水田秧針已出，則由於引水灌注之力，不得謂大田已播、望雨未殷也）。近每生雲隨散風，嗟哉膏澤懼尙遠！況經捷信盼臺灣，庸臣失律增慙憤（臺灣逆匪林爽文等滋擾，已逾三月餘，尙未殲滅盡淨。黃仕簡、任承恩二人觀望誤事之罪，實無可逭，已將伊二人革職治罪。惟望常青速抵臺灣，整頓兵力，旗鼓一新，刻日進剿賊事耳）！雜言遣悶弗成章，莫勝其慚亂亦窘！

致遠齋題句

致遠題名久，駐園理事處；非關攬景曠，惟慎勅幾務。適接閩中章，勦匪悉真故；按兵而不舉，庸懦二人誤（臺灣賊匪林爽文等糾衆不法，黃仕簡、任承恩帶兵勦捕，日久未能殲滅賊事。朕料伊二人必有遷延觀望、懦怯誤事之處，已將伊二人革職治罪；令常青過臺灣督辦。茲據常青奏到，黃仕簡安坐郡城，並未親率官兵進剿；又復調遣失宜。任承恩駐鹿港，當逆匪林爽文回巢之際，亦並不奮勇勦賊。種種貽誤之咎，果不出朕所料，殊爲憤懣）。先事遣重臣，甫到據謀慮；整頓作士氣，旗鼓新軍律（叶。黃仕簡、任承恩二人觀望逗遛，與賊以暇，其罪實無可逭。幸而朕早已料及，先令常青前往

並授爲將軍，復以福州將軍恒瑞、提督藍元枚爲參贊；並諭揀派福州駐防兵一千名，帶領飛渡臺灣，協同勦捕。其失機之總兵郝壯猷，卽降旨於軍前正法，以激勵將士。茲節次據常青奏稱：整頓現有兵力，訓飭將弁；並請添調廣東、浙江兵七千名，俱由鹿耳門進口，不必再行分撥。且俟兵到三、四千之後，卽親自統領，先將南路賊匪撲滅，再行自南而北；務期迅速擒獲賊首，平定海疆。所辦皆合機宜，佇盼捷音，以慰懸望。易將更調兵，埋根弗廻顧。獨是海外遙，風信難定遽。亦惟盡我心，籌畫動寐寤。聞捷尙需時，徬徨盼朝暮！

閱武

健銳營茲駐，今將四十年。雖安不忘耳，得力則誠然（戊辰歲，於香山置健銳營，訓練八旗兵丁，素稱精銳。從前年平定準夷、回部、大小金川，屢經徵調，實爲得力）。詎獨驍騰捷，所嘉心意堅（滿洲兵臨陣，以退縮爲恥；不似綠營懦弱惡習，往往有兵不顧將、脫逃之事。茲臺灣逆匪林爽文等糾衆不法，調兵進剿，乃因黃仕簡、任承恩二人觀望誤事，以致賊勢踴張。總兵郝壯猷所帶兵丁，遇賊潰散退回郡城；其畏葸失律，罪無可逭。若綠營弁兵俱能如八旗勁旅，奮勇堅心，埋根前進，自當早獲渠魁，撲滅賊事矣）。聞因示戒誥，亦以寓恩宣（香山地遠京城，健銳營列伍萃處，無外誘習氣，

故能操練精熟。每駐蹕此地，必親臨閱視，分別頒賞；其中技勇超衆者，加倍恩賚，以示鼓勵）。

實勝寺

實勝寺建山之陽，置健銳營早有記（乾隆戊辰夏，用兵金川，以彼恃礮之險，攻久未克。因憶敬觀列朝實錄，開國之初，我旗人躡雲梯肉薄而登城者，不可屈指數。以此攻礮弗克，因命於西山之陽設礮，而簡倏飛之士習之。未逾月，得精其技者二千人。命大學士公傳恒爲經略，統之以行。逮平定金川後，卽就礮傍舊寺，易其名曰「實勝」。昔我太宗破明兵十三萬於松山、杏山之間，歸而建「實勝寺」以紀勳。茲仿其例，合成功之旅，立爲健銳雲梯營；並於寺之左右建屋居之。詳見己巳歲御製「實勝寺碑記」。以遵家法宣國威，實賴八旗兵子弟。平定西域及金川，無不成功慶如志（自立健銳營後，所習雲梯、馬步、射鳥鎗諸技，訓練精熟，趨捷勇往。嗣平定西陲及大、小金川，得其力居多）。何意海外邪教輩，俾兩提臣誤軍事（上年十一月，臺灣逆匪林爽文等倡立邪教天地會，滋事不法。水陸兩路提督黃仕簡、任承恩帶兵前往勦捕，不意伊二人互相觀望，貽誤之罪，實無可道）。一南一北自株守，與賊以暇賊生計。綠營恆怯惡習成，遇敵猖狂卽退避。以致蔓延恣梟張，三月待久捷未至（黃仕簡頓兵郡城、任承恩株守鹿

港，一南一北，遷延不進，與賊以暇，致令蔓延竊發。甚至總兵郝壯猷恒怯無能，遇賊奔潰。已經三月有餘，尙未殲滅賊事。幸予慮早遣將臣，一新旗鼓申軍律（叶）。稍待調兵抵臺灣，殲賊安民整吏治（賊匪事起於去年冬至月，黃仕簡、任承恩既到臺灣彌月，未見奏至攻勦情形，卽慮彼二人必致誤事。幸早見及此，命李侍堯爲浙閩總督往辦軍需，而令常青飛渡臺灣，授爲將軍，督兵勦賊；並將失律之郝壯猷於軍前正法，以警將士。常青到彼後，查奏貽誤情形，果不出朕所料。其籌畫整頓兵力進勦諸務，頗合機宜；申明紀律，旗鼓一新。惟以現有之兵，因黃仕簡等調遣失宜，未免氣餒，奏請添調廣東、浙江兵七千名，俟到有二、四千名，卽先行帶領，自南而北，以期生致逆賊首犯；其餘么麼小醜，無難一鼓殲戮淨盡，綏靖海疆，俾被難群黎復安生業。現在尙須厚集兵力，不得不少遲時日。盼望捷音，殊深懸厪！此事總由用黃仕簡、任承恩二人不當所致；而誤用二人，則朕之過，實爲慚憤耳。用人之失我實當，略叙其詳不勝愧！

題含浮堂六韻

別墅梵宮近（堂，爲聖化寺別墅，康熙年間所建；堂額乃聖祖御書），林深佳蔭攢。經年未閱武（香山之健銳營與茲所閱西頂之火器營，率經年一閱。所以均賞賚、校武藝，遂爲常例云），便道憇傳餐。兩字奎章仰，千秋治法觀。持盈誠不易，返樸更云難！